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七十七

姚令言 張光晟 源休 喬琳

張涉 蔣鎮 洪經綸 彭偃

姚令言河中人也少應募起於卒伍隸涇原節度馬璘以戰功累授金吾大將軍同正爲衙前兵馬使改試太

常卿兼御史中丞建中元年孟暤為涇原節度留後自以文吏進身不樂軍旅頻表薦令言謹肅堪任將帥暤尋歸朝廷遂拜令言為四鎮北庭行營涇原節度使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建中四年李希烈叛寇陷汝州詔哥舒曜率師攻之營于襄城希烈兵數萬圍襄城勢甚危急十月詔令言率本鎮兵五萬赴援涇師離鎮多攜子弟而來望至京師以獲厚賞及師上路一無所賜時詔京兆尹王翃犒軍士唯糲食菜肴而已軍士覆而不

顧皆憤怒揚言曰吾輩棄父母妻子將死於難而食不得飽安能以草命捍白刃耶國家瓊林大盈寶貨堆積不取此以自活何往耶行次滻水乃返戈大呼鼓譟而還令言曰比約東都有厚賞皃郎勿草草此非求活之良圖也衆不聽以戈環令言請退令言急奏之上恐令內庫出繒綵二十車馳賜之軍聲浩浩令言不能戢街市居人狼狽走竄亂兵呼曰勿走不稅汝間架矣德宗令普王與學士姜公輔往撫勞之纔出內門賊已斬關

陣于丹鳳樓下是日德宗倉卒出幸賊縱入府庫輦運極力而止時太尉朱泚罷鎮居晉昌里第是夜叛卒謀曰朱太尉久囚於宅若迎為主大事濟矣泚嘗節制涇州衆知其失權廢居怏怏又幸泚寛和乃請令言率騎迎泚於晉昌里泚初遲疑以食飼之徐覘衆意既而諸校齊至乃自第張炬火入居含元殿既僭號乃以令言為侍中與源休同知賊政事既以身先逆亂頗盡心於賊害宗室園奉天皆令言為首帥也群兇宴樂既醉令

言與源休論功令言自比蕭何源休曰帷幄之謀成秦之業無出予之右者吾比蕭何無讓子當曹參可矣時朝士在賊廷者聞之皆笑謂源休為火迫酇侯朱泚敗令言與張廷芝尚有衆萬人從泚將入吐蕃至涇州欲投田希鑒希鑒偽致禮誘之與泚俱斬首來獻

張光晟京兆盩厔人起於行間天寶末哥舒翰兵敗潼關大將王思禮所乘馬中流矢而斃光晟時在騎卒之中因下以馬授思禮思禮問其姓名不告而退思禮陰

記其形貌常使人密求之無何思禮為河東節度使其偏將辛雲京為代州刺史屢為將校譖毁思禮怒焉雲京惶懼不知所出光晟時隸雲京麾下因間進曰光晟素有德於王司空比不言者恥以舊恩受賞今使君憂廹光晟請奉命一見司空則使君之難可解雲京然其計即令之太原乃謁思禮未及言舊思禮識之遽曰爾豈非吾故人乎何相見之晚也光晟遂陳潼關之事思禮大喜因執其手感泣曰吾有今日子之力也求子頗

久竟此相遇何慰如之命同榻而坐結為兄弟光晟遂述雲京之屈思禮曰雲京比涉謗言過亦不細令為故人特捨之矣即日擢光晟為兵馬使賚田宅繒帛甚厚累奏特進試太常少卿委以心腹及雲京為河東節度使又奏光晟為代州刺史大歷末遷單于都護兼御史中丞振武軍使代宗密謂之曰北蕃縱橫日久當思所禦之計光晟既受命至鎮威令甚行建中元年迴紇突董梅録領衆并雜種胡等自京師還國輿載金帛相屬

於道光晟訝其裝槖頗多潛令驛吏以長錐刺之則皆輦歸所誘致京師婦人也遂給突董及所領徒悉令赴宴酒酣光晟伏甲盡拘而殺之死者千餘人唯留二胡歸國復命遂部其婦人給糧還京收其金帛賞賚軍士後迴紇遣使來訴上不欲甚阻蕃情徵拜右金吾將軍迴紇猶怨懟不已又降為睦王傅尋改太僕卿負才快快不得志賊泚僭逆署光晟偽節度使兼宰相及泚衆頻敗遂擇精兵五千配光晟營於九曲去東渭橋凡十

餘里光晟潛使於李晟有歸順之意晟進兵入苑光晟勸賊泚宜速西奔光晟以數千人送泚出城因率衆迴降於晟晟以其誠款又愛其材欲奏用之俾令歸私第表請特宥其罪每大宴會皆令就坐華州節度使駱元光詬之曰吾不能與反虜同席拂衣還營晟不得已拘之私第後有詔言其狀跡不可原乃斬之

源休相州臨漳人京兆尹光輿之子也休以幹局累授監察御史殿中侍御史青苗使判官遷虞部員外郎出

為潭州刺史入為主客郎中遷給事中御史中丞左庶子其妻即吏部侍郎王翊女也因小忿而離妻族上訴下御史臺驗理休遲留不答款狀除名配流溱州久之移岳州建中初楊炎執政以京兆尹嚴郢威名稍著心欲傾之郢即王翊甥婿也休與王氏離絕之時炎風聞休郢有隙遂擢休自流人為京兆少尹俾令伺郢過失休既職久與郢親善炎怒之奏令以本官兼御史中丞奉使迴紇休至振武軍使張光晟已殺迴紇突董等上初

欲遂絶其使令休還待命于太原久之方遣仍令休歸其突董翳蜜施大小梅録等四屍突董者即義可汗之叔父也屍既至可汗令宰臣已下具綵服車馬來迎其宰相頡于思迦坐大帳立休等於帳外雪中詰殺突董等故休曰突董等自與張光晟忿鬬而死非天子也又問使者背唐國負罪當死不能自殺耶不然何假手於我殺之也凡將殺者數矣言頗悖慢乃引去供饋甚薄留之五十餘日乃得還可汗使謂休曰我國人皆欲殺

汝唯我不然汝國已殺突董等吾又殺汝猶以血洗血汙益甚爾吾今以水洗血不亦善乎所欠吾馬直縮一百八十萬疋當速歸之遣散支將軍康赤心等隨休來朝休竟不得見其可汗尋遣赤心等歸與之帛十萬疋金銀十萬兩償其馬直休履危而還宰相盧杞又恐復命之日以口辯結恩將至太原遽奏為光祿卿休以其遠使賞薄居常怨望會涇原兵叛立朱泚為主初但稱太尉朝官謁泚者悉勸奉迎鑾駕既不合泚意而退及

休至遂屏人移時言及悖逆盛陳成敗稱述符命勸令僭號泚悅其言以休為宰相判度支休遂為謀主至於兵食軍資遷除補擬内外諮謀一禀休畫故時人云源休之逆甚於朱泚朝廷大臣之奔竄不獲者多為休所誘致以至戮辱職休而為盖非一焉又勸泚鋤翦宗室以絶人望命萬年縣賊曹尉楊偡專其斷决諸王子孫遇害不可勝數泚敗走休隨至寧州泚死休走鳳翔為其部曲所殺傳首來獻休三子并斬于東市籍沒其家

喬琳太原人少孤貧志學以文詞稱天寳初舉進士補成武尉累授興平尉朔方節度郭子儀辟為掌書記尋拜監察御史琳倜儻踈誕好談諧侮謔僚列頗無禮檢同院御史畢燿初與琳嘲誚往復因成釁隙遂以公事互相告訴坐貶巴州員外司戶遂起為南鄭令改殿中侍御史充山南節度張獻誠行軍司馬使罷為劍南東川節度鮮于叔明判官改檢校駕部郎中果綿遂三州刺史兼御史中丞入為大理少卿國子祭酒出為懷州

刺史琳素與張涉友善上在春宫涉嘗爲侍讀及嗣位多以政事詢訪於涉盛稱琳識度材略堪備大用因拜御史大夫平章事琳本麤材又年高有耳疾上每顧問對答失次論奏不合時俾居相位凡八十餘日除工部尚書罷知政事尋加迎皇太后副使朱泚之亂扈從至奉天轉吏部尚書遷太子少師冉幸梁洋琳從至盩厔託以馬乏遲留上以琳舊老心敬重之慰諭頻至以御馬一疋給焉又懇辭以老疾不堪險阻登頓上悵然賜

之所執策曰勉為良圖與卿决矣後數日乃削髮為僧止仙遊寺賊泚聞之遂令數十騎追至京城俾為偽吏部尚書令源休被公服饋肉食琳雖辭讓而僧言求施琳掌賊中吏部選人前請曰所注某官不穩便琳謂之曰足下謂此選竟穩便乎及官軍收京師當處極刑時琳已七十餘李晟憫其衰老表請減死上以其累經重任頗虧臣節自受逆命頗聞譏誚悖慢之言背義負恩固不可捨命斬之臨刑歎曰喬琳以七月七日生亦以

此日死豈非命歟

張涉者蒲州人家世儒者涉依國學為諸生講說稍遷國子博士亦能為文嘗請有司日試萬言時呼張萬言德宗在春宮受經于涉及即位之夕召涉入宮訪以庶政大小之事皆咨之翌日詔居翰林恩禮甚厚親重莫比自博士遷散騎常侍上方屬意宰輔唯賢是擇故求人於不次之地涉舉懷州刺史喬琳為相上授之不疑天下聞之者皆愕然數月琳以不稱職罷上由是疎涉

俄授前湖南都團練使辛京杲贓事發詔曰尊師之道禮有所加議故之法恩有所掩張涉賄賂交通頗駭時聽常所親重良深歎惜宜放歸田里

蔣鎮常州義興人尚書左丞洌之子也與兄錬並以文學進天寶末舉賢良累授左拾遺司封員外郎轉諫議大夫時戶部侍郎判度支韓滉上言河中鹽池生瑞鹽實土德之上瑞上以秋霖稍多水潦為患不宜生瑞命鎮馳驛檢行之鎮奏與滉同仍上表賀請宣付史館并

請置神祠錫其嘉號寶應靈慶池時霖潦彌月壞居人廬舍非一鹽池為潦水所入其味多苦韓滉慮鹽戶減稅詐奏雨不壞池池生瑞鹽鎮庇之飾詐識者醜之轉給事中工部侍郎以簡儉稱於時其妹壻源溥即休之弟也以姻媾之故與休交好涇師之叛鎮潛竄夜至鄠縣西馬蹎墮溝澗中傷足不能進時兄鍊已與源休相率受賊偽官鎮僕人有逃歸投鍊云鎮病足在鄠鍊與源休聞之大喜遂言於賊泚泚素慕鎮清名即令騎二

百求之鄞縣西明日擁鎮而至署為偽宰相既知不免每憂沮常懷刃將自裁多為允鍊所救而罷數日後復謀竄匿竟以性懦畏怯計終不果然源休與泚頻議欲遍脅潛藏衣冠大加殺戮鎮輒力爭救獲全者甚衆至是與允鍊等並授偽職斬於東市西北街初鎮父洌叔渙當禄山思明之亂並授偽職然以家風修整為士大夫所稱鎮兄弟亦以教義禮法為已任而貪禄受死節隳身戮為天下笑

洪經綸建中初為黜陟使至東都訪聞魏州田悅食糧兵凡七萬人經綸素昧時機先以符停其兵四萬人令歸農畝田悅偽順命即依符罷之而大集所罷兵士激怒之曰爾等在軍旅各有父母妻子既為黜陟使所罷如何得衣食遂大哭悅乃盡出家財衣服厚給之各令還其部伍自此人堅叛心由是罷職及朱泚反偽授太常少卿

彭偃少負俊才銳於進取為當塗者所抑形於言色大

歷末為都官員外郎時劍南東川觀察使李叔明上言以佛道二教無益于時請粗加澄汰其東川寺觀請定為二等上等留僧二十一人上觀留道士十四人降殺以七皆精選有道行者餘悉令返初蘭若道場無名者皆廢德宗曰叔明此奏可為天下通制不唯劍南一道下尚書集議偃獻議曰王者之政變人心為上因人心次之不變不因循常守故者為下故非有獨見之明不能行非常之事今陛下以惟新之政為萬代法若不草

舊風令歸正道者非也當今道士有名無實時俗鮮重
亂政猶輕唯有僧尼頗為穢雜自西方之教被于中國
去聖日遠空門不行五濁比丘但行麤法爰自後漢至
于陳隋僧之廢㦿其亦數乎或至坑殺殆無遺餘前代
帝王豈惡僧道之善如此之深耶蓋其亂人亦已甚矣
且佛之立教清淨無為若以色見即是邪法開示悟入
唯有一門所以三乘之人比之外道況今出家者皆是
無識下劣之流縱其戒行高潔在于王者已無用矣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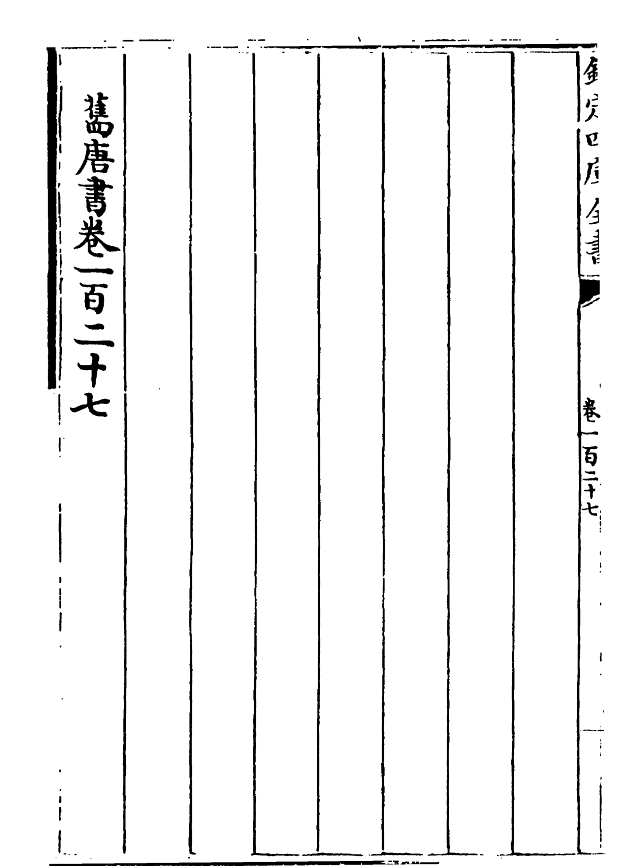
是苟避征徭於殺盜婬穢無所不犯者乎令叔明之心甚善然臣恐其姦吏詆欺而去者未必非留者不必是無益於國不能息姦既不變人心亦不因人心強制力持難致遠耳臣聞天生烝人必將有職遊行浮食王制所禁故有才者受爵禄不肖者出租征此古之常道也今天下僧道不耕而食不織而衣廣作危言險語以惑愚者一僧衣食歲計約三萬有餘五丁所出不能致此舉一僧以計天下其費可知陛下日旰憂勤將去人害

此而不救奚其為政臣伏請僧道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四疋尼及女道士未滿五十者每年輸絹二疋其雜色役與百姓同有才智者令入仕請還俗為平人者聽但令就役輸課為僧何傷臣竊料其所出不下今之租賦三分之一然則陛下之國富矣蒼生之害除矣其年過五十者請皆免之夫子曰五十而知天命列子曰不班白不知道人年五十嗜慾已衰縱不出家心已近道況戒律檢其情性哉臣以為此令既行僧道規避還俗

者固已大半其年老精修者必盡為人師則道釋二教益重明矣議者是之上頗善其言大臣以二教行之已久列聖奉之不宜頓擾宜去其太甚其議不行偃以才地當掌文誥以躁求為時論所抑鬱鬱不得志涇師之亂從駕不及匿於田家為賊所得朱泚素知之得偃甚喜偽署中書舍人僭號辭令皆偃為之賊敗與偽中丞崔宣賊將杜如江呉希光等十二人李晟収之俱斬於安國寺前

史臣曰肇分隂陽爰有生死修短二事賢愚一途故君子遇夷險之機不易其節小人昧逆順之道而陷於刑鴻毛泰山斯爲至論令言遠總師徒首爲叛逆光晟初當委任危輸欵誠源休雖曰士流甚於元惡喬琳巧辭真主俯就僞官蔣鎮貪禄隳節皆曰小人經綸之徒不足言爾

贊曰時爭逆順命繫死生君子守節小人正刑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七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 昫撰

列傳第七十八

段秀實子伯倫 顔眞卿子頵 碩 曾孫弘式

段秀實字成公隴州汧陽人也祖達左衛中郎父行琛洮州司馬以秀實贈揚州大都督秀實性至孝六歲母疾水漿不入口七日疾有間然後飲食及長沉厚有斷

天寶四載安西節度馬靈察署爲别將從討護蜜有功授安西府别將七載高仙芝代靈察舉兵圍怛邏斯黑衣救至仙芝大衂軍士相失夜中聞都將李嗣業之聲因大呼責之曰軍敗而求免非丈夫也嗣業甚慙遂與秀實收合散卒復得成軍師還嗣業請于仙芝以秀實爲判官授斥候府果毅十二載封常清代仙芝討大勃律師次賀薩勞城一戰而勝常清逐之秀實進曰賊兵羸餌我也請備左右搜其山林遂殲其伏改綏德府折

衛肅宗郎位於靈武徵安西兵節度使梁宰宰潛懷異圖秀實謂嗣業曰豈有天子告急臣下晏然信浮妄之說豈明公之意耶嗣業遂見宰請發兵從之乃出步騎五千令嗣業統赴朔方以秀實爲援累有戰功而秀實父殁哀毁過禮嗣業既授節制思秀實如失左右手表請起復爲義王友充節度判官安慶緒奔鄴嗣業與諸軍圍之安西輜重委於河内乃奏秀實爲懷州長史知軍州加節度留後諸軍進戰于愁思岡嗣業爲流矢所

中卒于軍衆推安西兵馬使荔非元禮代之秀實聞嗣業之喪乃遺先鋒將白孝德書令發卒護嗣業喪送河内秀實率將吏哭待于境傾私財以奉葬事元禮多其義奏試光禄少卿依前節度判官卭山之敗軍徙翼城元禮爲麾下所殺將佐亦多遇害而秀實獨以智全衆推白孝德爲節度使人心稍定又遷試光禄卿爲孝德判官孝德改鎮邠寧奏秀實試太常卿支度營田二副使大軍西遷所過掠奪又以邠寧之食難於饋運乃請

軍於奉天是時公廩亦竭縣吏憂恐多逃匿羣行剽盜孝德不能禁秀實私曰使我為軍候當不如此軍司馬言之遂以秀實為都虞候權知奉天行營事號令嚴一軍府安泰代宗聞而嗟賞久之兵還于邠寧復為都虞候尋拜涇州刺史大歷元年馬璘奏加開府儀同三司軍中有能引二十四弓而犯盜者璘欲免之秀實曰將有私愛則法令不一雖韓白復生亦不能為理璘善其議竟使殺之璘決事有不合理者必固爭之得璘引過

乃巳璘城涇州秀實掌留後歸還加御史中丞璘既奉詔徙鎮涇州其士衆嘗自四鎮北庭赴難中原僑居驟移頗積勞怨刀斧將王童之因人心動揺導以為亂或告其事且曰候嚴禁鼓為約矣秀實乃名鼓人陽怒失節且戒之曰每更籌盡必來報每白之輙延數刻四更畢而曙既差互童之亂不能作明日告者復曰今夜將焚草場期救火者同作亂秀實使嚴加警備夜半火發乃使令於軍中曰救火者斬童之居外營請入救火不

許明日斬之捕殺其黨凡十餘人以狥曰敢後徙者族
於是遷涇州既至其理所人烟貧絶兵無廪食朝廷憂
之遂詔璘遥管鄭潁二州以贍涇原軍俾秀實為留後
二州甚理璘思其績用又奏行軍司馬兼都知兵馬使
八年吐蕃來寇戰于鹽倉我軍不利璘為寇戎所隔逮
暮未還敗將潰兵爭道而入時都將焦令諶與諸將四
五輩狼狽而至秀實召讓之曰兵法失將麾下當斬公
等忘其死而欲安其家耶令諶等恐懼下拜數十秀實

乃悉驅城中士卒未出戰者使驍將統之東依古原列奇兵示賊將戰且以收合敗亡畜衆望之不敢逼及夜璘方獲歸十一年璘疾甚不能視事請秀實攝節度副使兼左廂兵馬使秀實乃以十將張羽飛為招召將分兵按甲以備非常璘卒而軍中行哭赴喪事於內李漢惠接賓客於外非其親不得居喪側族談離立者捕而囚之都虞候史廷幹裨將崔珍張景華謀為亂秀實乃送廷幹於京師徙珍及景華外鎮軍中遂定不戮一人

尋拜秀實涇州刺史兼御史大夫四鎮北庭行軍涇原鄭頴節度使三四年間吐蕃不敢犯塞清約率易遠近稱之非公會不聽樂飲酒私室無妓媵無贏財退公之後端居靜慮而已德宗嗣位就加檢校禮部尚書張掖郡王建中元年宰相楊炎欲行元載舊志築原州城開陵陽渠詔中使上聞仍問秀實可否之狀秀實以為方春不可興土功請俟農隙炎以其阻已之謀遂除司農卿以邠寧節度李懷光兼涇原節度使以事西拓無何

劉文喜叛亦不果城四年朱泚盜據宮闕源休教泚僞迎鑾駕陰濟逆志泚乃遣其將韓旻領馬步三千疾趨奉天時倉黃之中未有武備泚以秀實嘗爲涇原節度頗得士心後罷兵權以爲蓄憤且久必肯同惡乃召與謀議秀實初詐從之陰說大將劉海賓何明禮姚令言判官岐靈岳同謀殺泚以兵迎乘輿三人者皆秀實夙所奬遇遂皆許諾及韓旻追駕秀實以爲宗社之危期於頃刻乃使人走諭靈岳竊令言印不遂乃倒用司農

印印符以追兵旻至駱驛得符軍人亦莫辨其印文惶遽而迴秀實海賓等曰旻之來吾黨無遺類矣我當直搏殺泚不得則死終不能向此賊稱臣乃與海賓約事急為繼而令明禮應於外明日泚召秀實議事源休姚令言李忠臣李子平皆在坐秀實戎服與泚並膝語至僭位秀實勃然而起執休腕奪其象笏奮躍而前唾泚面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我豈逐汝反耶遂擊之泚舉臂自捍纔中其顙流血匍匐而走兇徒愕然初

不敢動而海賔等不至秀實乃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兇黨羣至遂遇害焉海賔明禮靈岳相次被殺德宗在奉天聞其事惜其委用不至垂涕久之初秀實見禁兵寡少不足以備非常乃上疏曰臣聞天子曰萬乘諸侯曰千乘大夫曰百乘此蓋以大制小以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強榦弱枝之義在於此矣今外有不庭之虜内有梗命之臣竊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難將何待之且猛虎所以百獸畏者為爪牙也若去其爪牙則

犬戎馬牛悉能爲敵伏願少留聖慮冀裨萬一及涇原兵作亂召神策六軍遂無一人至者秀實守節不二竟歿於賊其明略義烈如此興元元年二月詔曰見危致命之謂忠臨義有勇之謂烈惟爾克勵臣節不憚殺身惟予式嘉乃勲懋昭大典曰台不德罔克若天遘並啟憂變起都邑惟爾卿士放然靡依逼畏所加淄澠共混故開府儀同三司檢校禮部尚書兼司農卿上柱國張掖郡王段秀實操行岳立忠厚精至義形於色勇必有

仁頃者嘗鎮涇原克著威惠叛卒知訓咨爾以誠賊泚藏姦欺爾以詐守人臣之大節見元惡之深情端委國門挺身白刃誓碎兇渠之首以敵君父之讐視死如歸履虎致咥噫天未悔禍事乖垂成雄風壯圖振駭群盜昔王蠋守死以全節周顗正色而抗詞惟我信臣無愧前哲聲震寰宇義冠古今足以激勵人倫光昭史冊不有殊等之賞孰表非常之功爰議疇庸特超檢限著之甲令樹此風聲可贈太尉謚曰忠烈宜付史官仍賜實

封五百户莊宅各一區長子與三品正員官諸子並與五品正員官仍廢朝三日收京城之後以禮葬祭旌表門閭朕承天子人臨馭億兆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況誠信不達屢致寇戎使抱義之臣陷于凶逆有臨危致命歿而逾彰有因事成功權以合道苟利社稷存亡一致酬報之典豈限常倫並委所司訪其事跡續具條奏當加褒異錫其井賦圖形雲閣書功鼎彛以彰我有服節死義之臣傳于不朽德宗還京又詔曰贈太尉秀實授

乎貞烈激其頹風蒼黄之中密蘊雄斷將紓國難詭妝
冦兵撓其兇謀果集吾事挺身徑進奮擊渠魁英名凛
然振邁千古宜差官致祭并旌表門閭縁葬所須一切
官給仍於墓所官為立碑以揚徽烈自貞元後累朝凡
赦書節文襃奬忠烈必以秀實為首其子伯倫累官至
太子詹事太和二年正月奏亡父贈太尉秀實準前後
制勑令所司置廟立碑今營造已畢取今月二十五日
行外祔禮詔曰秀實忠衛宗社功配廟食義風所激千

載凛然間代勲力須異等衷宜賜綾絹五百疋以度支
物充仍令所司供少牢并給鹵簿人夫兼太常博士一
人檢校尋加伯倫檢校左散騎常侍兼殿中監太和四
年十一月遷右金吾衛大將軍兼御史大夫充街使八
年七月檢校工部尚書充福建等州都團練觀察使入
為太僕卿卒宰臣李石奏曰伯倫秀實之子自古殁身
以衛社稷者無如秀實之賢文宗憫然曰伯倫宜加賻
贈仍輟朝一日以禮忠臣之嗣

顔真卿字清臣琅邪臨沂人也五代祖之推北齊黄門侍郎真卿少勤學業有詞藻尤工書開元中舉進士登甲科事親以孝聞四命為監察御史充河西隴右軍試覆屯交兵使五原有寃獄久不决真卿至立辯之天方旱獄决乃雨郡人呼之為御史雨又充河東朔方試覆屯交兵使有鄭延祚者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真卿劾奏之兄弟三十年不齒天下聳動遷殿中侍御史東都畿採訪判官轉侍御史武部員外郎楊國忠怒其

不附巳出為平原太守安禄山逆節頗著真卿以霖雨
為託修城浚池陰料丁壯儲廩實乃陽會文士泛舟外
池飲酒賦詩或讒於禄山禄山亦密偵之以為書生不
足慮也無幾禄山果反河朔盡陷獨平原城守具備乃
使司兵衆軍李平馳奏之𤣥宗初聞禄山之變歎曰河
北二十四郡豈無一忠臣乎得平來大喜顧左右曰朕
不識顔真卿形狀何如所為得如此禄山初尚移牒真
卿令以平原博平軍屯七千人防河津以博平太守張

獻直為副真卿乃募勇士旬日得萬人遣錄事參軍李擇交統之簡閱以刁萬歲和琳徐浩馬相如高抗朗等為將祿山既陷洛陽殺留守李憕御史中丞盧弈判官蔣清以三首遣段子光來徇河北真卿恐搖人心乃詐謂諸將曰我識此三人首皆非也遂胥斬子光密藏三首異日乃取三首冠飾草續支體棺斂祭殯為位慟哭人心益附祿山遣其將李欽湊高邈何千年等守土門真卿從父兄常山太守杲卿與長史袁履謙謀殺湊邀

擒千年送京師土門既開十七郡同日歸順共推真卿
為師得兵二十餘萬橫絶燕趙詔加真卿户部侍郎依
前平原太守清河客李萼年二十餘與郡人来乞師謂
真卿曰聞公義烈首唱大順河朔諸郡恃公為長城今
清河實公之西鄰也僕幸寓家得其虛實知可為長者
用令計其蓄積足以三平原之富士卒可以二平原之
强公因而撫之腹心輔車之郡其他小城運之如臂使
指耳唯公所意誰敢不從真卿借兵千人萼將去真卿

謂之曰兵出也吾子何以教我蕚曰今聞朝廷使程千里統衆十萬自太行東下將出嵎口為賊所扼兵不得前今若先伐魏郡斬袁知泰太守司馬垂使為西南主分兵開嵎口之路出千里之兵使討鄴幽陵平原清河合同志十萬之衆徇洛陽分兵而制其衝計王師亦不下十萬公當堅壁無與挑戰不數十日賊必潰而相圖矣真卿然之乃移牒清河等郡遣其大將李擇交副將平原縣令范東馥裨將和琳徐浩等進兵與清河四千

人合勢而博平以千人来三郡之師屯於博平去堂邑縣西南十里袁知泰遣其將白嗣深乙舒蒙等以二萬人来拒戰賊大敗斬首萬餘級肅宗幸靈武授工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河北採訪招討使禄山乗虛遣史思明尹子奇急攻河北諸郡饒陽河間景城樂安相次陷沒獨平原博平清河三郡城守然人心危蹙不可復振至德元年十月棄郡渡河歴江淮荊襄二年四月朝於鳳翔授憲部尚書尋加御史大夫中書舍人兼吏部侍郎

崔漪帶酒容入朝諫議大夫李何忌在班不肅真卿劾之貶漪為右庶子何忌西平郡司馬元帥廣平王領朔方蕃漢兵號二十萬來收長安出辭之日百寮致謁於朝堂百寮拜答拜辭亦如之王當闕不乘馬步出木馬門而後乘管崇嗣為王都虞候先王上馬真卿進狀彈之肅宗曰朕兒子每出諄諄教誡之故不敢失禮崇嗣老將有足疾姑欲優容之卿勿復言乃以奏狀還真卿雖天子蒙塵典法不廢洎鑾輿將復宫闕遣左司郎中

李巽先行陳告宗廟之禮有司署祝文稱嗣皇帝真卿謹禮儀使崔器曰上皇在蜀可乎器遽奏改之中旨宣勞以為名儒深達禮體時太廟為賊所毀真卿奏曰春秋時新宮災魯成公三日哭今太廟既為盜毀請築壇於野皇帝東向哭然後遣使竟不能從軍國之事知無不言為宰相所忌出為同州刺史轉蒲州刺史為御史唐旻所搆貶饒州刺史旋拜昇州刺史浙江西道節度使徵為刑部尚書李輔國矯詔遷玄宗居西宮真卿乃

首率百僚上表請問赵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代
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還户部侍郎除荆南節度使未行
而罷除尚書左丞車駕自陜將還真卿請皇帝先謁五
陵九廟而後還宫宰相元載謂真卿曰公所見雖美其
如不合事宜何真卿怒前曰用捨在相公耳言者何罪
然朝廷之事豈堪相公再破除耶載深銜之旋改檢校
刑部尚書知省事累進封魯郡公時元載引用私黨懼
朝臣論奏其短乃請百官凡欲論事皆先白長官長官

白宰相然後上聞真卿上疏曰御史中丞李進等傳宰相語稱奉進止緣諸司官奏事頗多朕不憚省覽但所奏多挾讒毀自今論事者諸司官皆須先白長官長官白宰相宰相定可否然後奏聞者臣自聞此語已来朝野囂然人心亦多衰退何則諸司長官皆達官也言皆專達於天子也郎官御史者陛下腹心耳目之臣也故其出使天下事無巨細得失皆令訪察廻日奏聞所以明四目達四聰也今陛下欲自屏耳目使不聰明則天

下何述焉詩云營營青蠅止于棘讒言罔極交亂四國以其能變白為黑變黑為白也詩人深惡之故曰取彼讒人投畀豺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則夏之伯明楚之無極漢之江充皆讒人也孰不惡之陛下惡之深得君人之體矣陛下何不深迴聽察其言虛誣者則讒人也因誅殛之其言不虛者則正人也因奬勵之陛下捨此不為使衆人皆謂陛下不能明察倦於聽覽以此為辭拒其諫諍臣竊為陛下痛惜之臣聞太宗勤於聽覽庶

政以理故著司門式云其有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監門司與仗家引奏不許關碍所以防壅蔽也并置立仗馬二疋須有乘騎便往所以平治天下正用此道也天寶已後李林甫威權日盛羣臣不先諮宰相輙奏事者仍託以他故中傷猶不敢明約百司令先白宰相又閹官袁思藝日宣詔至中書玄宗動靜必告林甫先意奏請玄宗驚喜若神以此權柄恩寵日甚道路以目上意不下宣下情不上達所以漸致潼關之禍皆權臣誤

主不遵太宗之法故也陵夷至于今日天下之敝盡萃于聖躬豈陛下招致之乎蓋其所從来者漸矣自艱難之初百姓尚未凋弊太平之理立可便致屬李輔國用權宰相專政遞相姑息莫肯直言大開三司不安反側逆賊散落將士北走党項合集土賊至今為患偽將更相驚恐因思明危懼扇動郄反又令相州敗散東都陷沒先帝由此憂勤至於損壽臣每思之痛切心骨今天下兵戈未戢瘡痏未平陛下豈得不日聞讜言以廣視

聽而欲頓隔忠讜之路乎臣竊聞陛下在陜州時奏事者不限貴賤務廣聞見乃堯舜之事也凡百臣庶以為太宗之理可翹足而待也臣又聞君子難進易退由此言之朝廷開不諱之路猶恐不言況懷猒怠令宰相宣進止使御史臺作條目不令直進從此人人不敢奏事則陛下聞見只在三數人耳天下之事方鉗口結舌陛下後見無人奏事必謂朝廷無事可論豈知懼不敢進即林甫國忠復起矣凡百臣庶以為危殆之期又翹足

而至也如今日之事曠古未有雖李林甫楊國忠猶不敢公然如此今陛下不早覺悟漸成孤立後雖悔之無及矣臣實知忤大臣者罪在不測不忍孤負陛下無任懇迫之至其激切如此於是中人爭寫內本布於外後攝祭太廟以祭器不修言於朝載坐以誹謗貶硤州別駕撫州湖州刺史元載伏誅拜刑部尚書代宗崩爲禮儀使又以高祖已下七聖謚號繁多乃上議請取初謚爲定袁傪以謟言排之遂罷楊炎爲相惡之改太子少

傳禮儀使如舊外示崇寵實去其權也盧杞專權忌之改太子太師罷禮儀使諭於真卿曰方面之任何處為便真卿候杞於中書曰真卿以褊性為小人所憎竄逐非一今已羸老幸相公庇之相公先中丞傳首至平原面上血真卿不敢衣拭以舌舐之相公忍不相容乎杞矍然下拜而含怒心會李希烈陷汝州杞乃奏曰顏真卿四方所信使諭之可不勞師旅上從之朝廷失色李勉聞之以為失一元老貽朝廷羞乃密表請留又遣逆

於路不及初見希烈欲宣詔旨希烈養子千餘人露刃爭前迫真卿將食其肉諸將叢遶慢罵舉刃以擬之真卿不動希烈遽以身蔽之而麾其衆衆退乃揖真卿就館舍因逼為章表令雪已癩罷兵馬累遣真卿兄子峴與從吏凡數輩繼來京師上皆不報每與諸子書令嚴奉家廟恤諸孤而已希烈大宴逆黨召真卿坐使觀倡優斥黷朝政為戲真卿怒曰相公人臣也奈何使此曹如是乎拂衣而起希烈慙亦呵止時朱滔王武俊田悦

李納使在坐目真卿謂希烈曰聞太師名德久矣相公欲建大號而太師至非天命正位欲求宰相孰先太師乎真卿正色叱之曰是何宰相耶君等聞顔杲卿無是吾兄也祿山反首舉義兵及被害詬罵不絶於口吾今年向八十官至太師守吾兄之節死而後已豈受汝輩誘脅耶諸賊不敢復出口希烈乃拘真卿令甲士十人守掘方丈坎於庭曰坑顔真卿真卿怡然不介意後張伯儀敗績於安州希烈令賫伯儀旌節首級誇示真卿真卿

慟哭投地後其大將周曾等謀襲汝州因廻兵殺希烈奉真卿為節度事洩希烈殺曾等遂送真卿於龍興寺真卿度必死乃作遺表自為墓誌祭文常指寢室西壁下云吾殯所也希烈既陷汴州僭偽號使人問儀於真卿真卿曰老夫耄矣曾掌國禮所記者諸侯朝覲禮耳興元元年王師復振逆賊慮變起蔡州乃遣其將辛景臻安華至真卿所積柴庭中沃之以油且傳逆詞曰不能屈節當自燒真卿乃投身赴火景臻等遽止之復告

希烈德宗復宫闕希烈弟希倩在朱泚黨中例伏誅希
烈聞之怒興元元年八月三日乃使閹奴與景臻等殺
真卿先曰有勑真卿拜奴曰宜賜卿死真卿曰老臣無
狀罪當死然不知使人何日從長安来奴曰從大梁来
真卿罵曰乃逆賊耳何勑耶遂縊殺之年七十七及淮
泗平貞元元年陳仙奇使護送真卿喪歸京師德宗痛
悼異常廢朝五日謚曰文忠復下詔曰君臣之義生録
其功殁厚其禮况才優匡國忠至滅身朕自興歎勞於

痦寐故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師上柱國魯郡公顔真卿
器質天資公忠傑出出入四朝堅貞一志屬賊臣擾亂
委以存諭拘脅累歲死而不撓稽其盛節實謂猶生朕
致貽斯禍慙悼靡及式崇嘉命兼延爾嗣可贈司徒仍
賜布帛五百端男頵碩等喪制終所司奏超授官秩貞
元六年十一月南郊赦書節文授真卿一子五品正員
官故頵得録用文宗詔曰朕每覽國史見忠烈之臣未
嘗不嗟歎久之思有以報如聞從覽孔式實真卿之孫

永惟九原既不可作旌其嗣續諒協典彝考績已深於官途者命立於中臺官次未𦗚於搢紳者俾佐於左輔庶使天下再新義風以真卿曾孫弘式爲同州參軍

史臣曰每思先軫免冑子路結纓雖云其忠未聞於道如成公孝於家能於軍忠於國是武之英也苟無楊炎弄權若任之爲將遂展其才豈有朱泚之禍焉如清臣富於學守其正全其節是文之傑也苟無盧杞惡直若任之爲相遂行其道豈有希烈之叛焉夫國得賢則安

失賢則危德宗内信姦邪外斥良善幾致危亡宜哉噫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二君守道歿身為時垂訓希代之士也光文武之道焉

贊曰自古皆死得正為順二公云亡萬代垂訓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段秀實傳○臣德潛按柳宗元段太尉逸事狀一載其屈服郭晞見其剛正一載其媿耻焦令諶見其慈惠一載其不受朱泚餽綾見其清節至于以笏擊賊此殺身成仁大節不在逸事内也宗元上之史館後作唐書時仍逸之何耶

顏真卿傳代宗嗣位拜利州刺史遷戸部侍郎○新書作吏部

除尚書左丞○新書作右丞

楊炎為相惡之改太子少傅○新書作少保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八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九至一百三十二

詳校官編修臣曹　城

洗馬臣王坦修覆勘

覆校官主事臣李　駿

校對官中書臣施光輅

謄録監生臣孫晉元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九

後晉司空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劉昫撰

列傳第七十九

韓滉 子臯 弟洄 張延賞 子弘靖 弘靖子文規 次宗

韓滉字太冲太子少師休之子也少貞介好學以廕解褐左威衛騎曹參軍出為同官主簿至德初青齊節度鄧景山辟為判官授監察御史兼北海郡司馬以道路

阻絶因避地山南採訪使李承昭奏充判官授通州長史彭王府諮議叅軍鄧景山移鎮淮南又表為賔佐未行除殿中侍御史追赴京師先是滉兄法知制誥草王璵拜官之詞不加虚美璵頗銜之及其秉政諸使奏滉兄弟者必以兄官授之璵免相羣議稱其屈累遷至祠部考功吏部三員外郎滉公潔强直明於吏道判南曹凡五年詳究簿書無遺纎隱大歷中改吏部郎中給事中時盜殺富平令韋當縣吏捕獲賊黨而名隸北軍監

軍魚朝恩以有武材請詔原其罪滉密疏駁奏賊遂伏
辜遷尚書右丞五年知兵部選六年改戶部侍郎判度
支自至德乾元已後所在軍興賦税無度帑藏給納多
務因循滉既掌司計清勤檢轄不容姦妄下吏及四方
行綱過犯者必痛繩之又屬大歷五年已後蕃戎罕侵
連歲豐稔故滉能儲積穀帛帑藏稍實然苛剋頗甚覆
治按牘勾剝深文人多咨怨大歷十二年秋霖雨害稼
京兆尹黎幹奏畿縣損田滉執云幹奏不實乃命御史

巡覆迴奏諸縣凡損三萬一千一百九十五頃時渭南令劉藻曲附滉言所部無損戶部分巡御史趙計復檢行奏與藻合代宗覽奏以為水旱咸均不宜渭南獨免申命御史朱敖再檢渭南損田三千餘頃上謂敖曰縣令職在字人不損猶宜稱損損而不問豈有恤隱之意也卿之此行可謂稱職下有司訊鞫藻計皆伏罪藻貶萬州南浦員外尉計貶豐州員外司戶滉弄權樹黨皆此類也俄改太常卿議未息又出為晉州刺史數月拜

蘇州刺史浙江東西都團練觀察使尋加檢校禮部尚書兼御史大夫潤州刺史鎮海軍節度使滉既移鎮安輯百姓均其租稅未及踰年境内稱理及建中年冬涇師之亂德宗出幸河汴騷然滉訓練士卒鍛礪戈甲稱為精勁李希烈既陷汴州滉乃擇其銳卒令裨將李長榮王栖曜與宣武軍節度劉玄佐犄角討襲解寧陵之圍復宋汴之路滉功居多然自關中多難滉即於所部閉關梁築石頭五城自京口至玉山禁馬牛出境造樓

船戰艦三十餘艘以舟師五千人由海門揚威武至申浦而還毀撤上元縣佛寺道觀四十餘所修塢壁建業抵京峴樓雉相屬以佛殿材於石頭城繕置館第數十時淣以國家多難恐有永嘉渡江之事以為備預以迎鑾駕亦申儆自守也城中穿深井十丈近百所下與江平俾偏將丘涔督其役涔酷虐士卒日役千人朝令夕辦去城數十里内先賢丘墓多令毀廢明年正月追李長榮等戍郪還以其所親吏盧復為宣州刺史採石軍

使增營壘教習長兵以佛寺銅鐘鑄弩牙兵器陳少遊時鎮揚州以甲士三千人臨江大閱滉亦以兵三千人臨金山與少遊相應樓船於江中以金銀繒綵互相聘賚而自德宗出居及歸京師軍用既繁道路又阻關中飢饉加之以災蝗江南兩浙轉輸粟帛府無虛月朝廷賴焉興元元年就加檢校吏部尚書數月又加檢校右僕射貞元元年七月拜檢校左僕射同平章事使並如故二年春特封晉國公其年十一月來朝京師時右丞

元琇判度支以關輔旱儉請運江淮租米以給京師上以滉浙江東節度素著威名加江淮轉運使欲令專督運務琇以滉性剛愎難與集事乃條奏滉督運江南米至揚子凡一十八里揚子以北皆元琇主之滉深怒於琇琇以京師錢重貨輕切疾之乃於江東監院收穫見錢四十餘萬貫令轉送入關滉不許乃誣奏云運千錢至京師費錢至萬於國有害請罷之上以問琇琇奏曰一千之重約與一斗米均自江南水路至京一千之所

運費三百耳豈至萬乎上然之遣中使齎手詔令運錢滉堅執以為不可其年十二月加滉度支諸道轉運鹽鐵等使遂逞宿怨累誣奏琇貶雷州司户其責既重舉朝以為非罪多竊議者尚書左丞董晉謂宰臣劉滋齊映曰元左丞忽有貶責未知罪名用刑一濫誰不危懼假有權臣騁志相公何不奏請三司詳斷之去年關輔用兵時方蝗旱琇總國計夙夜憂勤以贍給師旅不增一賦軍國皆濟斯可謂之勞臣也今見播逐恐失人心

人心一揺則有聞鷄起舞者矣竊為相公痛惜之滋昳
但引過而已給事袁高又抗疏中理之滉誣以朋黨寖
而不行時兩河罷兵中土寧乂滉上言吐蕃盜有河湟
為日已久大歷已前中國多難所以肆其侵軼臣聞其
近歲已來兵衆寖弱西迫大食之强北病廻紇之衆東
有南詔之防計其分鎮之外戰兵在河隴五六萬而已
國家第令三數良將長驅十萬衆於凉鄯洮渭並修堅
城各置二萬人是當守禦之要臣請以當道所貯蓄財

賦為饋運之資以充三年之費然後營田積粟且耕且戰收復河隴二十餘州可翹足而待也上甚納其言滉之入朝也路由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任邊事玄佐納其賂因許之及來覲上訪問焉初頗禀命及滉以疾歸第玄佐意怠遂辭邊任盛陳犬戎未衰不可輕進滉貞元三年二月以疾薨遂寢其事年六十五上震悼久之廢朝三日贈太傅賻布帛米粟有差滉宰相子幼有美名其所結交皆時之儁彥非公直者不與之親密

性持節儉志在奉公衣裘茵袵十年一易居處陋薄纔蔽風雨弟泂常於里宅增修廊宇浞自江南至即命撤去之曰先公容焉吾輩奉之常恐失墜所有摧圮葺之則已豈敢改作以傷儉德自居重位愈清儉嫉惡彌縫闕漏知無不為家人資產未嘗在意入仕之初以至卿相凡四十年相繼乘馬五疋皆及敝帷尤工書兼善丹青以繪事非急務自晦其能未嘗傳之好易象及春秋著春秋通例及天文事序議各一卷然以前輩早達稍

薄後進晚歲至京師丞郎卿佐接之頗倨衆不能平其在浙右也政令明察末年傷於嚴急延内婺州傍縣有犯其令者誅及鄰伍死者數十百人又俾推覆官分察境内情涉疑似必寘極法誅殺殘忍一判即勠數十人且無虛日雖令行禁止而冤濫相尋議者以混統制一方頗著勤績自㓜立名貞廉晚途政甚苛慘身未達則飾情以進得其志則本質遂彰子羣皐羣官至考功員外郎皐字仲聞夙負令名而器質重厚有大臣之度由

雲陽尉擢賢良科拜左拾遺轉左補闕累遷起居郎考功員外郎俄丁父艱德宗遣中人就第慰問仍宣令論譔浞之事業皐號泣承命立草數千言德宗嘉之及免喪執政者擬考功郎中御筆加知制誥遷中書舍人御史中丞尚書右丞兵部侍郎皆稱職改京兆尹奏鄭鋒為倉曹專掌錢穀鋒苛刻剝下為事人皆咨怨又勸皐搜索府中雜錢折糴百姓粟麥等三十萬石進奉以圖恩寵皐納其計尋奏鋒為興平縣令及貞元十四年春

夏大旱粟麥枯槁畿內百姓累經皐陳訴以府中倉庫
虛竭憂迫惶惑不敢實奏會唐安公主女出適右庶子
李愬內官中使於愬家往來百姓遮道投狀內官繼以
事上聞德宗下詔曰京邑爲四方之則長吏受親人之
寄實繫邦本以分朕憂苟非其才是紊於理正議大夫
守京兆尹賜紫金魚袋韓皐比踐清貴頗聞謹恪委之
尹正奚効公忠乃者邦畿之間粟麥不稔朕念兹黎庶
方議蠲除自宜悉心以副勤恤皐奏報失實處理無方

致令閭井不安囂然上訴及令覆試皆涉虚詞壅蔽頗深罔惑斯甚宜加懲誡以勗守官可撫州司馬員外置同正員馳驛發遣鎔亦尋出為汀州司馬臯無幾移杭州刺史復拜尚書右丞臯特前輩頗以簡倨自處順宗時王叔文黨盛臯嫉之謂人曰吾不能事新貴臯從弟晕幸於叔文以告之因出為鄂州刺史岳鄂蘄沔等州觀察使入為東都留守元和八年六月加檢校吏部尚書兼許州刺史充忠武軍節度等使以陳許二州水潦

之後賜皁綾絹布葛十萬端疋以助軍資宴賞所理以簡儉稱入為吏部尚書兼太子少傅判太常卿事元和十一年三月皇太后王氏崩以皁充大明宮使十五年閏正月充憲宗山陵禮儀使三月穆宗以師保之舊加檢校右僕射十二月以銓司考科目人失實與刑部侍郎知選事李建罰一月俸料長慶元年正月正拜尚書右僕射二年四月轉左僕射赴尚書省上事命中使宣賜酒饌及宰臣百寮送上皆如近式其年以本官東都

留守行及戲源驛暴卒年七十九贈太子太保太和元
年謚曰貞㫑生知音律嘗觀彈琴至止息歎曰妙哉嵇
生之為是曲也其當晉魏之際乎其音主商商為秋聲
秋也者天將揺落肅殺其歲之晏乎又晉乘金運商金
聲此所以知魏之季而晉將代也慢其商絃與宫同音
是臣奪君之義也所以知司馬氏之將篡也司馬懿受
魏明帝顧託後嗣反有篡奪之心自誅曹爽逆節彌露
王凌都督揚州謀立荆王彪毋丘儉文欽諸葛誕前後

相繼為揚州都督咸有匡復魏室之謀皆為懿父子所殺叔夜以揚州故廣陵之地彼四人者皆魏室文武大臣咸敗散於廣陵始也止息者晉雖暴興終止息於此也其哀憤躁戚憯痛迫脅之旨盡在於是矣永嘉之亂其應乎叔夜撰此將貽後代之知音者且避晉魏之禍所以託之神鬼也迴以蔭緒受任劉晏判鹽鐵度支辟為屬吏累官至諫議大夫知制誥與元載善載誅以累貶邵州司户同正員建中元年二月復諫議大夫先以

劉晏兼領度支晏既罷黜令天下錢穀各歸尚書省本司廢職罷事久無綱紀徒收其名而莫綜其任國用出入未有所統故轉洄戶部侍郎判度支洄上言江淮七監歲鑄錢四萬五千貫輸于京師度工甲轉送之費每貫計錢二千是本倍利也今商州有紅崖冶出銅益多又有洛源監久廢不理請增工鑿山以取銅興洛源故監置十鑪鑄之歲計出錢七萬二千貫度工用轉送之費貫計錢九百則利浮本矣其江淮七監請皆罷之從

以天下銅鐵之冶是曰山澤之利當歸於王者非諸侯方岳所有今諸道節度都團練使皆占之非宜也請總隷鹽鐵使皆從之洞與楊炎善炎得罪常不自安無何兄子皐抗疏理炎罪德宗意洞令為之尋貶蜀州刺史興元元年三月入為兵部侍郎六月為京兆尹七月加御史大夫貞元二年正月刑部侍郎劉太真黨於宰相盧杞得罪以洞代太真為刑部侍郎尋復兵部侍郎貞元七年十一月為國子祭酒卒

張延賞中書令嘉貞之子幼孤本名寶符開元末玄宗召見賜名延賞取賞延於世之義特授左司禦率府兵曹參軍博涉經史達於政事侍中韓國公苗晉卿見而奇之以女妻焉肅宗在鳳翔擢拜監察御史賜緋魚袋轉殿中侍御史關內節度使王思禮請為從事思禮領河東又為太原少尹兼行軍司馬北都副留守代宗幸陝除給事中轉御史中丞中書舍人大歷二年拜河南尹充諸道營田副使河洛久當兵衝閭井丘墟延賞勤

身率下政尚簡約疏河渠道修築宫廟數年間流庸歸附邦畿復完詔書褒美焉時罷河南西山山南副元帥以其兵鎮東都延賞權知東都留守以領之理行第一入朝拜御史大夫初上封人李少良潛以元載陰事聞載黨知之奏少良狂妄下御史臺訊鞫欲有所屬延賞不承其意尋出為揚州刺史淮南節度觀察等使屬歲旱歉人有亡去他境者吏或拘之延賞曰夫食人之所恃而生也此居而坐斃適彼而可生得存吾人又何限

於彼也乃具舟楫而遣之俾吏修其廬室已其逋債而歸者增於其舊邊江之瓜洲舟航湊會而懸屬江南延賞奏請以江為界人甚為便尋以母憂去職終制授檢校禮部尚書江陵尹兼御史大夫荆南節度觀察使數年改檢校兵部尚書成都尹劒南西川節度觀察使依前兼御史大夫尋就加吏部尚書建中四年十一月部將西山兵馬使張朏以兵入成都為亂延賞奔漢州鹿頭戍將叱干遂等討之其月斬朏及同惡者復歸成都

先是兵革屢擾自天寶末楊國忠用事南蠻三蜀疲弊屬車駕遷幸其後郭英乂淫崔寧之室遂縱崔寧楊琳交亂及崔寧得志復極侈靡故蜀土殘獘蕩然無制度延賞薄賦約事動遵法度僅至庶富焉建中末駕在山南延賞貢奉供億頗竭忠力焉駕在梁州倚劒南蜀州為根本貞元元年以宰相劉從一有疾詔徵延賞為中書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與鳳翔節度使李晟不恊晟表論延賞過惡德宗重違晟意延賞至興元改授左

僕射初大歷末吐蕃寇劒南李晟領神策軍戍之及旋師以成都官妓髙氏歸延賞聞而大怒即使將吏令追還焉晟頗銜之形於詞色三年正月晟入朝詔晟與延賞釋憾德宗注意於延賞將用之會浙西觀察使韓滉来朝嘗有德於晟因會讌說晟使釋憾遂同飲極歡且請晟表薦為相晟然之於是復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及延賞當國用事晟請一子聘其女固情好焉延賞拒而不許晟謂人曰武人性快若釋舊惡於盃酒之間終

歡可解文士難犯雖修睦於外而蓄怒於内今不許婚
疊未忘也得無懼焉無幾延賞果謀罷晟兵權初吐蕃
尚結賛興兵入隴州抵鳳翔無所虜掠且曰召我來何
不持牛酒勞軍徐乃引去持是以間晟晟令牙將王佖
選鋭兵三千設伏汧陽大敗吐蕃結賛僅免自是數遣
使乞和晟朝於京師奏曰戎狄無信不可許宰相韓滉
又扶晟議請調軍食以繼之上意將帥生事邀功會滉
卒延賞揣上意遂行其志奏令給事中鄭雲逵代之上

不許且曰晟有社稷之功令自舉代已者於是始用邢君牙焉拜晟太尉兼中書令奉朝請而已是年五月吐蕃果背約以劫渾瑊及册晟太尉故事臨軒册拜三公中書令讀册侍中奉禮如闕即以宰相攝之延賞欲輕其禮始令兵部尚書崔漢衡攝中書令讀册時議非之延賞奏議請省官員曰為政之本必先命官舊制官員繁而且費州縣殘破職此之田臣荆南劒南所管州縣闕官員者少不下數十年吏部未嘗補授但令一官假

攝公事亦理以此言之員可減無疑也請減官員收其
祿俸資幕職戰士俾劉玄佐復河湟軍用不乏矣上然
之初韓滉入朝至汴州厚結劉玄佐將薦其可委邊任
玄佐亦欲自効初禀命及滉卒玄佐以疾辭上遣中官
勞問卧以受命延賞知不可用奏用李抱真抱真亦辭
不行時抱真判官陳曇奏事京師延賞俾曇勸抱真竟
拒絶之蓋以延賞挾怨罷李晟兵柄由是武臣不附自
建議減員之後物議不平延賞懼量留其官下詔曰諸

州府停減及所留官並合釐務其中有先考滿及充職掌遇停減或恐公務有闕宜委長吏於合停官中取考淺人清白幹舉者留填闕官差攝訖聞奏但取才堪不限資序如當州官少任以鄰州官充其州縣諸色部送準舊例以當州官及本土寄客有資産幹了者差遣及減員人衆道路怨歎自聞於上侍中馬燧奏減員太甚恐不可行太子少保韋倫及常參官等各抗疏以減員招怨並請復之浙西觀察使白志貞亦以疏論時延賞

疾甚在私第李泌初為相採於羣情由是官員悉復貞元三年七月薨年六十一廢朝三日贈太保賻禮加等謚曰成肅子弘靖守元理雅厚信直少以門䕃授河南府參軍調補藍田尉東都留守杜亞辟為從事奏改監察御史裏行轉殿中侍御史内供奉留守將令狐運逐賊出郊其日有刼轉運絹於道者亞以運豪家子意其為之乃令判官穆員及弘靖同鞫其事員與弘靖皆以運職在牙門必不為盜堅請不按亞不聽遂以獄聞仍

斥員及弘靖出幕府有詔令三司使雜治之後果於河南界得賊無何德陽公主下嫁治第將侵弘靖家廟弘靖拜表陳情具述祖考之德德宗慰撫之不令毀廟又獻賦美二京之制德宗嘉其文擢授監察御史轉殿中侍御史禮部員外郎遷兵部郎中知制誥中書舍人知東都選事拜工部侍郎轉户部侍郎陜州觀察河中節度使拜刑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吳少陽死其子元濟擅主留務憲宗怒欲下詔誅之弘靖請先命弔贈

使侍其不恭然後加兵憲宗從其議尋加中書侍郎平章事盜殺宰相武元衡京師索賊未得時王承宗邸中有鎮卒張晏輩數人行止無狀人多意之詔錄付御史陳中師按之皆附致其罪如京中所説弘靖疑其不直驟於上前言之憲宗不聽竟殺張晏輩及田弘正入鄆按簿書亦有殺元衡者但事曖昧互有所説卒未得其實又殺張晏後憲宗欲遂伐承宗弘靖以為戎事並興鮮有濟者不若併攻元濟待淮西平然後悉師河朔憲

宗業已北討不為之止然亦重違其言弘靖知終不聽用遂自陳乞罷政事俄檢校吏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充太原節度使行未及鎮果下詔誅承宗弘靖以驟諫不行宜用自効大閲軍實請躬討承宗詔許出軍不許自往俄而魏博澤潞悉為承宗所敗有詔賞其前言弘靖即間道發使懇喻承宗承宗因亦欵附旋徵拜吏部尚書遷檢校右僕射宣武軍節度使時韓弘入覲之後也弘靖用政寛緩代弘之理俄以劉總累求歸闕

且請弘靖代巳制加檢校司空平章事充幽州盧龍等軍節度使弘靖之入幽州也薊人無老幼男女皆夾道而觀焉河朔軍帥冒寒暑多與士卒同無張蓋安輿之別弘靖久富貴又不知風土入燕之時肩輿於三軍之中薊人頗駭之弘靖以祿山思明之亂始自幽州欲於事初盡革其俗乃發祿山墓毀其棺柩人尤失望從事有韋雍張宗厚數輩復輕肆嗜酒常夜飲醉歸燭火滿街前後呵叱薊人所不習之事又雍等詬責吏卒多以

反虜名之謂軍士曰今天下無事汝輩挽得兩石力弓不如識一丁字軍中以意氣自負深恨之劉總歸朝以錢一百萬貫賜軍士弘靖留二十萬貫充軍府雜用薊人不勝其憤遂相率以叛囚弘靖於薊門館執韋雍張宗厚輩數人皆殺之續有張徹者自遠使廻軍人以其無過不欲加害將引置館中徹不知其心遂索弘靖所在大罵軍人亦為亂兵所殺明日吏卒稍稍自悔悉詣館請弘靖為帥願改心事之凡三請弘靖卒不對軍人

乃相謂曰相公無言是不赦吾曹必矣軍中豈可一日無帥遂取朱洄為兵馬留後朝廷既除洄子克融為幽州節度使乃貶弘靖為撫州刺史未幾遷太子賓客少保少師長慶四年六月卒年六十五元和初王承宗阻兵劉總父濟備陳征討之術請身先之及出軍累拔城邑總既繼父願述先志且欲盡更河朔舊風長慶初累表求入朝兼請分割所理之地然後歸朝其意欲以幽涿營州一道請弘靖理之瀛州為一道請盧士玫理之平

薊嬀擅為一道請薛平理之仍籍軍中宿將盡薦於闕下因望朝廷昇奬使幽薊之人皆有希美爵禄之意及疏上穆宗且欲速得范陽宰臣崔植杜元頴又不為遠大經略但欲重弘靖所授而省其事局唯瀛莫兩州許置觀察使其他郡縣悉命弘靖統之時總所校俱在京師旅舍中久而不問朱克融輩僅至假衣丐食日詣中書求官不勝其困及除弘靖命悉還本軍克融輩雖得復歸皆深懷觖望其後因為叛亂初總以平薊嬀擅請

薛平於分裂之中尤為上策而朝廷不能行之竟致後患人到於今惜之子文規景初嗣慶次宗文規歷拾遺補闕吏部員外郎開元三年十一月右丞韋温彈劾文規長慶中父弘靖陷在幽州文規徘徊京師不尋赴難不宜塵汙南宫乃出為安州刺史累遷右散騎常侍兼御史中丞桂管都防禦觀察使景初歷職使府官止殿中侍御史嗣慶位終河南少尹次宗最有文學稽古履行開成中為起居舍人文宗復故事每入閤左右史執

筆立於螭頭之下宰相奏事得以備錄宰臣既退上召左右史更質證所奏是非故開成政事詳於史氏次宗尤稱奉職改禮部員外郎以兄文規爲韋温不放入省出官次宗堅辭省秩改國子博士兼史館修撰出爲舒州刺史卒文規子彥遠大中初由左補闕爲尚書祠部員外郎景初子天保嗣慶子彥修次宗子曼容延賞東都舊第在思順里亭館之麗甲於都城子孫五代無所加工時號三相張氏云

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將相和則國安反是道焉非得人者滉殺元琇奏瑞鹽逞斡運之能非貞純之士刻下罔上以為巳功幸逢多事之朝例在姑息之地幸而獲免餘無可稱延賞以私害公罷李晟兵柄使武臣不陳其力矣惡直醜正擠柳渾相位致賢者不進其才矣象恭傷功皆四凶之跡也雖以蔭繼世以才進身蹈非道者實小人哉延賞歷典名藩皆稱善政及登大位乃彰飾情皐迭處大寮徒稱舊德弘靖輕傲邊事欺滅軍資

洄附元載楊炎繼及累貶俱非守正中立者也書云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不其是歟

贊曰韓滉刻下延賞害公皐洄繼世弘靖興戎

舊唐書卷一百二十九